

妾与捉奴者

The Concubine and The Slave Catcher

原作者：赫兹拉·莎赫拉兹
Qaisra Shahraz

译者：熊婷婷

那些漂洋过海来到美洲的侵略者
不仅接管了他们的世界
还慢慢侵蚀了他们的
印加文化和宗教信仰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妾与捉奴者

赫兹拉·莎赫拉兹◎著 熊婷婷◎译

丛书总编辑：向 琿
版式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3 by Qaisra Shahraz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1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26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395082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5082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600-5

作者简介

赫兹拉·莎赫拉兹 (Qaisra Shahraz)，巴基斯坦裔英籍作家和编剧，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刻的思想在文学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她的长篇小说《圣女》、《台风》、《反叛》以及短篇小说集《一条牛仔裤及其他故事》、《妾与捕奴者——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了许多国家大学及中学文学课的指定阅读书目。

莎赫拉兹的作品不仅在文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巴基斯坦热播，她因而上榜了《巴基斯坦最具影响力百强人物》榜。

除文学创作之外，莎赫拉兹还是一位积极倡导性别平等与社会和平的社会活动家。她是伊斯兰艺术文化节 (MACFEST) 的创始人、策展人和执行董事，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领域，莎赫拉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她曾任职于英国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 (Ofsted)，担任教育质量评估专家；她也担任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教育顾问和国际教师培训专家。2016年，莎赫拉兹因其在文学、教育、性别平等和促进和平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授予英国国家多元文化终身成就奖。2017年，她在“爱曼彻斯特” (Lovin Manchester) 活动中，被评选为曼彻斯特最具影响力的50位女性之一。2018年，她被授予索尔福德大学卓越校友成就奖，以表彰她在多重职业生涯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2020年，因其“对性别平等和多元文化学习的贡献”获得女王员佐勋章奖 (MBE)。

在世界各地之旅中，莎赫拉兹不仅专注于文学创作，还积极致力于搭建文化沟通的桥梁，倡导构建和谐社区，增强凝聚力，促进各种宗教团体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她的这些理念已经融入到了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其作品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探讨了社会问题、性别平等、文化冲突等，从而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译者简介

熊婷婷，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MTI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翻译理论、戏剧翻译、文化翻译、文学翻译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一项，主持翻译项目五项，发表论文十余篇，合译小说两部《凝望》《台风》。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跨文化及翻译研究中心访学。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美国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负责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推广。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访学。

“我们都是漂泊在外的异乡客，渴望归家，但何为家，家在何方，或许只有在梦境中，才能隐约看到家的影子……”

麦德琳·兰歌

逃离

逃 离

当今的英国曼彻斯特和
巴基斯坦拉合尔

- 001 -

目 录

逃离 / 001
马来主人 / 025
一条牛仔裤 / 041
捉奴者 / 059
邪影 / 079
我们的天使 / 097
私奔 / 129
开往克拉科夫的末班列车 / 139
旅程 / 155
妾 / 181

朗塞特达鲁尔乌鲁姆清真寺祷告厅里人山人海，伊玛目在热情洋溢的祈祷中结束了开斋节的祷告仪式，他呼吁世界和平，祈愿全球的恐怖袭击早日停止。七十三岁的萨米尔，腿脚不便，坐在塑料椅上，高举双手，默默地念着个人祷告。

“真主安拉，请您保佑她的灵魂…也让我逃离这儿吧！”

一排排坐在祷告垫上的信徒们纷纷站起身来，彼此热情拥抱，并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开斋节快乐！”萨米尔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在这座清真寺里，他也没有特别想要问候或拥抱的人。周围的人，他都不认识，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只有少数几个人留着胡须——留胡须可谓是区分两代人的标志。不过萨米尔自己也没再留胡须。平日里，他主要是去柴郡的奇德尔清真寺和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过斋月，参加塔拉维祷告活动。然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他突然有点怀念过往的岁月，于是叫儿子开车送他去朗塞特参加开斋节祷告，那是他过去常去的一家清真寺，那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萨米尔费力地站起来，热切地与众人行拥抱礼。他环顾四周，看到大厅内的人流匆匆离去。唯有他缓缓走至门口，虔诚地往七贴箱里投了五英镑钞票。

就在萨米尔在清真寺内寻找鞋子的时候，他意外地遇到了老友曼苏尔。两位老人一番寒暄之后，欢喜相拥。深秋时节，寺外寒意袭人。曼苏尔的家与清真寺只有一街之隔，他盛情邀请萨米尔去他家共度佳节，品味传统佳肴：甜面、鹰嘴豆小吃。

萨米尔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不愿去老友家，他害怕节日里的那些繁文缛节，更害怕目睹朋友夫妇恩爱的画面，夫妻间的亲昵举动，不经意的调侃，眉目传情，相视一笑，都会让他回忆起往昔的岁月。

婉谢了老友曼苏尔的邀请后，萨米尔挥了挥手，独自站在寺外，

默默地等待儿子来接他。当一位年轻人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回家时，萨米尔轻声说道：“谢谢你！有人来接我。”随后，他便拖着不甚灵活的腿，缓缓沿街而行。

他苦涩地叹息道：“如今，我可是有大把的时间。”他边走边回忆到，过去的三十年间，他每天都骑行经过这些熟悉老街，这一画面不断浮现在他脑海里。如今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片区域日渐繁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爱尔兰人、索马里人。亚洲超市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孟加拉纱丽服装店、旅行社、巴基斯坦特色小店、外卖中餐馆等一应俱全。为了满足这一带穆斯林社区的需求，从邓肯路的半独立式房子拐角处到斯坦门府路的达鲁尔乌鲁姆中心，建筑风格各异的大小清真寺鳞次栉比。孟加拉人清真寺坐落于布勒路一隅，而几步之遥的另一街角处，则矗立着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马基清真寺。因此，每逢周五的主麻日，整条街道人潮涌动，被挤得水泄不通，有时甚至需要警车来维持秩序。

他留意到位于蒙哥马利路的罗马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小学已不复存在，与此一同消失的还有贝雷斯福德路上古老的国民西敏寺银行以及银行背后的一片公共菜园。银行早已在二十年前拆卸了。然而，交汇于西点路和汉密尔顿路的圣艾格尼丝教堂依旧屹立。每周日的弥撒仍然充满活力。

在雷斯福德路上，萨米尔在一家小店前停了下来。二十一年前，这家店被命名为“欢乐镇”，是孩子们钟爱的玩具店，通常在开斋节这天，他们拿着红包前来购买玩具车、跳绳、儿童瓷器玩偶。如今，这里变成了一家大型杂货店，店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各式待售的蔬菜水果。每周五和周六，很多像萨米尔这样的家庭，虽已迁离此地，仍

回来购物，去他们喜爱的清真肉店和杂货店，将整箱的新鲜芒果，成袋的印度香米，薄饼面粉搬到车里。看到店里一片繁忙景象，他不禁心生欢喜。

萨米尔的儿子，马格布尔，是一位富有的体育用品店经理。半小时后，他按时来接父亲。穿着沙丽克米兹的萨米尔已经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开心地钻进暖和的车里。他原计划去萨南糖果中心购买些亚洲点心分发给朋友，他犹豫了片刻，突然又焦虑不安起来。

“爸爸，你还想去别的地方逛逛吗？”马格布尔问道，像似读懂了他的心思。

萨米尔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和愧疚的神情。他深知自己已经占用了儿子太多的时间，心中有些过意不去。

“不了，不逛了，我们回家吧！”他闭上眼睛，轻声说道。

萨米尔的家是一栋独栋别墅，宽敞而舒适，有五间卧室。然而，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纷纷搬离了这个家，再加上妻子去年离世，家中的生活欢愉也随之消逝。如今，萨米尔独自居住在这栋别墅里，虽然宽敞却显得有些冷清。他住在主卧，其他房间他几乎都不进去，特别是挂有妻子衣服的那间。只有孙子孙女们回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才会打开其他房间。平日里，他最喜欢坐在靠窗和暖气片旁的餐椅上，翻阅《泰晤士报》、《战斗报》、《民族报》，偶尔探头看看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

马格布尔将父亲送到家门口后，细心叮嘱道，“一小时后我来接您！”萨米尔点了点头，望着儿子的车子驶离，他转身进了屋，又要打发一个小时，他轻轻叹了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不过，一个人在家，有电视和报纸看，总比在别人家里毕恭毕敬地等着开饭要自在得多。

他突然感到有点儿饿了，他走到餐桌前，却发现桌上空空如也。

开斋节这天，通常桌上会摆满琳琅满目的美味佳肴：煮鸡蛋、甜面、白鹰嘴豆，还有热气腾腾的蜜汁烤肉串。这些仅仅是早餐前的开胃小吃，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里，他们还会享用更多的美食。

萨米尔闭上眼睛，去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全家都聚集在此过节，孩子们自己动手取食，他开心地给他们发红包，小一点的孩子发五镑，大一点的孩子发十镑，他最后大大方方地给女儿和儿媳发了二十镑。

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排气扇呼啸着将油烟排出去。锅里飘来手抓饭的香味，烤箱中传出烤鸡和烤肉串的诱人味道，让人垂涎欲滴。开斋节的盛宴准时开始，家里的女人们负责上菜，她们戴着头巾，身着飘逸的礼服，在房间里穿梭，礼服发出沙沙声。男孩们则穿着沙丽克米兹节日盛装。两点钟时，一家人都已用餐完毕，开启轻松地聊天，有的拿着勺子品尝传统甜点：胡萝卜牛奶布丁（印度传统甜品），水果蛋糕布丁（英国圣诞传统甜品）。

一想起那些美味佳肴，萨米尔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他于是去厨房倒了一碗玉米片，虽然比不上甜面和白鹰嘴豆那些美味的点心，但也能填饱肚子。

他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口袋里的钱，心中默默计算着这次节日要给孩子们发多少。对于他来说，给孩子们发钱，看着他们脸上露出的兴奋和喜悦的表情，是他在开斋节最为期待的时刻。几十年前的记忆悄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时候，一镑硬币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份巨大的惊喜。在开斋节的盛宴结束后，他们总是会兴奋地跑到欢乐镇，手里紧紧握着那一枚硬币，挑选自己喜欢的礼物。

当儿子马格布尔到家来接萨米尔的时候，萨米尔已经在吃第二个水煮蛋了，他有些尴尬地对着儿子笑了笑。看到这一幕，马格布尔有些自责，在这个阖家团聚的节日里，他竟然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家中。

今年全家都到大女儿家过节，他最后一个到达。走进客厅，二儿媳赶紧起身给他让座。

“亲爱的孩子，你自己坐吧！”萨米尔一边亲切地说道，一边坐到门口的椅子上。女人们都在厨房里忙碌，翻找各种餐具和调料等。自从她们母亲去世之后，她们欣然接受了英国传统，聚会时每家自带一个菜。此时，大女儿端着一大盘香气扑鼻的烤肉从过道中走来，进入餐厅。父女两人目光相遇，萨米尔微微一笑，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

最小的孙子拉赫勒兴高采烈地跑向萨米尔，跳进他怀里，这突如其来的欢乐让萨米尔又惊又喜，他开心地将孙子高高举起，然后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不远处，站着一个今年只有六岁的孙子，他比拉赫勒稍微大一些，此刻正生着闷气，小嘴嘟起。萨米尔的目光注意到他，于是拿出一张五镑的钞票，示意他过来。小男孩怯生生地走了过来，小手接过钱后，迅速地跑开了。

“爸爸，开饭前您想吃点什么吗？”女儿笑着跑过来问道，手里拿着薄荷酱搅拌器。

萨米尔看着女儿，轻轻地摇了摇头。

女儿点了点头后，便转身进了厨房，继续为大家准备节日晚餐。客厅里，家人们的笑声和谈话声此起彼伏，萨米尔也参与其中，享受这难得的天伦之乐。然而，没过多久，他坐的椅子让他的腿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他皱了皱眉，忍不住站了起来。大孙子见状，立刻站起身来让座。萨米尔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走到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他黯然地凝视着窗外，看着匆匆而过的行人，心想他们可能对穆斯林正在庆祝的开斋节一无所知。

这时，萨米尔已泪眼朦胧。人生中，第一个没有妻子陪伴的开斋节显得毫无意义。悲伤让他心如刀割，感到窒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他多么希望能在自己家中过开斋节，让妻子主办一切，而不是像一个外人似的尴尬地坐在女儿家。

一小时后，萨米尔拿起勺子开始用餐。除了客气地说了一句，“每道菜都很可口”之外，他未做过多的评价。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挑剔妻子所选的辣椒不合口味，咖喱酱不太入味。孩子们的成长年代不同，生活方式迥异，他们正大快朵颐地享用着烤肉，萨米尔却悄悄地将一块儿没有完全烤熟的鸡腿藏在了餐盘下的餐巾纸中。

当她们端来胡萝卜甜点布丁和上茶的时候，萨米尔下定决心…，他焦急地等待着。正当一家人愉快地聊天时，他小心翼翼地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趁着他们谈话暂停之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家人他的决定。

“我想说个事儿…”

此刻，全家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女儿罗珊娜示意坐在她腿上的小女儿安静，“嘘，外公有话要讲。”

“我想回一趟家——回巴基斯坦。”萨米尔宣布道。“去看望我的家人…在那边待上几个月。这对我也很好…时间也正合适…你们母亲走后，我需要换个地方，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他笑着解释道。“去看看我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和我的兄弟姐妹待上一段时间。”

他说完，客厅里陷入了一片寂静。

“几个月！你确定？！我们会想你的。”大女儿赶紧接话说道。

“我不在家，你们不会有问题的。再说了，你们可以每天给我打电话…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要忙。我走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大碍。说不定想都不会想我。出去走走，对我来说也好…我需要回去一趟。”他想继续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下，“我想远离这里的一切。”他的声音逐渐减弱，他们似乎感受到了他无法言说的内心苦楚。

儿女们心里有一些不安，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小心谨慎地

结束了谈话。父亲一贯独断专行，很少在意他人的想法。他们的妈妈与他抗争了多年，试图改变他，可直到她去世，也没能成功。

“你去拉合尔住哪里？”小女儿罗茜斗胆问道。

“当然是我们家，我弟弟那儿，不然还能住哪儿？”他没好气地回道，显然是被女儿的问话惹恼了。

罗茜没有回话，而是和姐姐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萨米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绷着脸说，“罗茜，你要明白，这里是你们的家——我的家在巴基斯坦……他们关心我，想和我同住一段时间。”他的语气显得十分生硬。

“回家”这个词又一次从他嘴里蹦出来，耐人寻味。有那么几秒，他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他说“回家”？难道曼彻斯特不是他的“家”？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几年。巴基斯坦只不过是他的出生地，他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难道这里的一切都没能让曼彻斯特成为他的家？

他没有继续往下想，希望自己能调整心态，放松心情。既然现在生活有了目标，他也准备行动起来，他喜欢这种感觉。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给家人、朋友带什么礼物，他的家人和大学同学大都住在拉哈尔。他暗下决心，这次他们三位大学同学，一定要去母校拉合尔政府大学转转，去那设计典雅、宏伟壮观的维多利亚长廊走走。

三天之后，萨米尔从曼彻斯特机场启程，给远在拉合尔的“家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他们簇拥着欢迎他，匆忙掩饰住满脸的惊愕。“他突然来这里做什么？”“他打算逗留多久？”“他要去探望哪些亲戚？”各种问题在他们脑海里此起彼伏。

萨米尔沉下脸，迅速将视线移开，他敏感地觉察到了他们表情和肢体语言中流露出的各种信号。

两天之后，当他逛完当地著名的阿纳卡利集市之后，去购物中心逛了一圈，接下来前往妹妹家的别墅里坐了坐。随后，他踏上了去往父母墓地所在的村庄，在那里他受到了二堂兄的热情款待。堂兄一直负责招待去他父母墓前祭拜的亲朋好友。

吃过午餐，他径直去了村外的墓地。堂兄精心打理父母的墓地，四周长满了茂密的灌木，挡住了狼群的侵袭。

萨米尔凝视着父母的墓碑，双眼模糊。他父亲曾坚定地表示过不愿意被葬在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墓里。“我想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享受这里的绿树成荫，还有墓地周围这片宽敞空旷的空间——记得给你母亲留个位置。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们扔进一个坑里草草了事。”

他们都是孝顺儿子，遵照父亲的意愿，考察了父亲老家墓园之后，他们也为父母购买了一块墓地。父母去世之后，他们兄弟姊妹每年都回村庄，在父母墓前献上祭品，为他们的在天之灵祷告。

他坐在父母墓地周围的矮墙上，周围一片寂静，让他想起了自己以后该葬在哪里。当然是曼彻斯特南方公墓。他无法想象子女们愿意不远万里来到巴基斯坦的这片墓地看望自己，巴基斯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何当初父亲坚持要给母亲留个位置。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萨比娅，不禁低头嗟叹，倍感孤独。他多么希望她还陪在自己身边。两年前，他们还一块儿在这里坐过。

他看到放牛人赶着一群水牛往村里走。他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发现成群的蚂蚁沿着低矮的墙爬行。蚂蚁托着小片树叶，在他脚边蜿蜒而过，他挪了挪脚。他转头望去，看见一个砖窑，一群男子正推着小推车，推车里装满了刚出窑的砖。还有两个女人头顶着小篮子，篮子里装满了烧制好的砖。他很同情她们，为了养家糊口，女人们也不得不干体力活。此时，他想起了他来村里要做的第二件事：